

諸位法師，諸位大德，諸位同學，大家好。我想同學們大家都想知道，我這一生是怎麼走過來的，今天利用這個時間，簡單的向大家匯報。以及當前社會發生嚴重問題，地球災難頻繁而且非常嚴重，我們用什麼樣的心態來面對它，這是很要緊的一樁大事。

人，大家都是一樣的。佛在《華嚴經》上告訴我們，「一切眾生本來是佛」。我們的老祖宗告訴我們，人性本善，把它放在童蒙課本第一句話，《三字經》裡面，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。這個本善就是佛的意思，只有佛才是本善，跟佛經上講同一個意思。本善為什麼變成不善？是佛為什麼變成凡夫？這是教育的問題。所以中國古代非常重視教育。教育怎麼發起的？緣起就寫在《三字經》上面，前面八句話，老祖宗千萬年前世世代代教育最高的理念。教育首先要肯定人性本善，為什麼不善？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，這就有問題了，習性，本性是善的，本性是佛，習性不善。習性，我們常說「近朱則赤，近墨則黑」，你會受環境影響，你學壞了。因此，「苟不教，性乃遷」。如果沒有教，肯定愈變愈壞，問題在此地。

中國這個族群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。中國的老祖宗他有智慧、他有方法，這個方法就是教育，用這個做手段，把人統統教好了。教育的目標在哪裡？就是本善，如何能將這個本善一生永遠保持而不變？這是教育第一個目標。第二個目標，這個善心擴大，愛你的家人、愛你的族群、愛你的鄰里鄉黨，然後再擴大，愛民族、愛國家，凡是人，皆須愛。所以中國教育是愛的教育，是一個沒有自私自利，從內心裡面，從小就養成做出犧牲奉獻。我到這個人間來幹什麼？是來奉獻的，不是來佔有的，這是中國傳統教育。所以這

個國家族群能夠立國幾千年而不衰，原因在此地。二戰之前，歐洲人一些學者曾經研究過這個問題，世界上四大古文明，為什麼三個都消滅了，中國還存在？這個話是澳洲南昆大教務長他告訴我的。有一年校長請我吃飯，教務長在座，把這個事情告訴我們。他們研究的結果總結，認為可能是中國人重視家庭教育。這個結論一點都不錯。

中國自古以來，教育不是國家辦的，是家人辦的。中國的家是大家庭，不是小家庭，所以它是社會行為。你看一個家，到現在中國大陸，你們還看到農村裡頭，這是王莊，那是李莊，原來就是一家，一個村莊就是一家，多半都是五代同堂、六代同堂。一家人口少的也有兩百人左右，一般家庭大概三百人左右，家庭人丁興旺的有七、八百人。曾經出現一千多人的，這一個家族，皇帝贈他一個匾額，「天下第一家」。一千多人在一起生活，如果沒有規矩，那不就亂掉了嗎？所以家一定有家道，家道是共同的，就是倫理，五倫五常、四維八德必須要遵守的，家道是共同的。有家規，家規有部分共同的，有一部分不同的，每個人有他的經營的事業不一樣，他研究的學術不相同，所以他有他自己的家規。但是共同的規矩就是《弟子規》，《弟子規》裡的一百一十三樁事情，是每一個人家都要遵守的。所以我們懂得這個道理，這是家學。所以教育是家擔負起來了。

所以從前的家負責教育問題、養老問題、育幼問題，這是家庭包去了。所以這個家對於中國國家社會的貢獻太大了，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，家要不整齊，國就不能治。中國社會歷代，你看政權建立，五年就恢復治禮作樂，大概就能夠享受一百年到兩百年太平盛世。那靠什麼？家的貢獻太大了。國家只是開科考試去選拔人才，教是每個人自己家教的。家裡面這個教育就是私塾，塾就是學校。

私塾裡面的教學跟現在學校不一樣，因為每一個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子弟後代能發達、能知書達禮、能成為聖賢君子，家長有這個期望！選老師，哪些人選？都差不多祖父母、曾祖父母、高祖父母，他們這些人有經驗，去選擇，請老師。這個老師有道德、有學問，懂得教學的方法。

禮聘老師，那是一樁大事情！為什麼？你家裡有沒有後代全靠老師。所以老師請來的時候，那個禮是非常隆重的。大概除了高祖父母之外，年歲太大了，將近一百歲了，以下的像祖父母、曾祖父母都要出來迎接，要拜師。帶著家庭裡面主要的這些，也是執事、擔任工作的，向老師行三跪九叩首的禮。家裡面這些子弟小孩，看到我家的父母、祖父母，還有祖父母再上去曾祖父母都對老師恭恭敬敬的磕頭，你小孩能不聽話嗎？不敢不聽話。老師接受家庭這樣隆重的禮遇、尊重，要不認真教，能對得起這一家人嗎？老師不照顧他的兒女子孫，不照顧了，他只照顧學生。為什麼？學生照顧好了，他的家族有學生照顧，他無後顧之憂。為什麼？老師的兒女跟自己的兄弟沒有兩樣，一生都要照顧，這是倫理。跟現在學校不一樣，現在學校沒有這種責任心，誰肯認真教？尤其現在的學校，老師認真了，處罰了學生，教訓學生，學生回去告訴家長，家長都到司法裡去告狀，說這個老師忽略了人權，還要吃官司。所以現在的老師嚇得不敢教了，老師是討好學生，學生就敷衍學業，這樣下去還會有人才嗎？沒有了，這一代不如一代，差距就太大了。這才是今天社會最重要的問題，人心壞了，如何挽救！

我這個年齡生長在鄉下，我們那個鄉下有一點特殊，桐城派的發源地。方東美先生，桐城派方苞第十六代，他是正統的。我們居住的地方大概五十華里，不到三十公里，所以是小同鄉。農村小孩都讀書，沒有不讀書的，讀書成為一種風氣，所以還沾到一點邊緣

。我記得大概是六歲的時候上學，一般提前了一年，六歲上學，私塾。我上學的那一天，學校在祠堂，因為祠堂就是學校，跟祖先在一起，這個很有意思，知道尊師重道，知道尊敬祖宗。因為祠堂只有春秋祭祀，除此之外它就沒有什麼活動，所以多半利用祠堂做為學校，私塾在祠堂裡頭。進祠堂那一天，父母跟老師都約好，上學在祠堂的大殿，供奉著孔子的牌位「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之神位」，我父親在前面，我在後面，向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首的禮。拜完之後請老師上座，同學站在兩旁邊，我父親帶著我向老師行三跪九叩首的禮，這個尊師重道是這麼教來的。這一堂課，你一生都不會忘記，一生概念當中，凡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，我們會特別尊重。這樣學來的，這個禮現在沒有了。

再送上給老師的束脩，就是禮物，不多，鄉下農村人多半是點糧食、臘肉，隨便送點東西給老師。同學，每一個同學進來都要行這個禮，我們自己幹過，還站在旁邊看到別人這樣做，這印象深刻！尊師重道是這麼來的。老師教學生孝順父母，父母實在講，對兒女也不好意思說，我是你的爸爸，你要孝順我，他要問起來你很難講，所以旁邊人教。老師教學生孝順父母，父母教兒女尊重師長，這樣把人教出來的。一點都不能含糊，依照這個禮節點點滴滴都要做到，這是從前。現在沒有人知道，我是沾了一點邊緣，我弟弟就沾不上，我弟弟小我六歲。小我三歲的人就沒有了，改成民國，民國改成短期學校，私塾就沒有了，這種禮節再沒有了。這是真正問題，真正是沒人教。

所以今天我們讀《無量壽經》，佛在經上說「先人不善」。我們把傳統的東西丟掉應該是兩百年，清朝末年慈禧對於傳統文化不重視，在我們想像當中慈禧文化水平不高，她一執政完全憑她自己的喜好，把清朝列祖列宗的遺教都推翻了。清朝從開國，可以說正

式的是從康熙，康熙以後一直到咸豐，每個帝王孝順父母、奉事師長，他們做得非常徹底。經常禮請儒釋道三家的學者到皇宮裡面去講學，皇上帶著嬪妃、文武大臣聽課，不但聽課，還做筆記，還研究討論。這些材料都在《四庫全書》裡面，你展開來看，有他們宮廷裡面那些講的，我都看過。我那時候看，很想知道一點新鮮的東西，他們在宮廷裡怎麼個講法，這四書怎麼個講法，你就看它的講義，你就看到了。皇帝真幹，不是幹假的，學了之後研究討論，所以他們真學，才能夠享國幾百年而不衰。清朝要末年不是慈禧，大概我們現在還是清朝。光緒確實是個很好的皇帝，可惜權在慈禧手上，他說做不了主，他不能說話，最後死在慈禧手上。

所以慈禧自稱為老佛爺，這是從前從來沒稱呼過的，都是三寶弟子，她這一下不是三寶弟子，她是三寶的老佛爺。佛菩薩、儒釋道三教都把它擺在旁邊，她往當中一坐，這個表法表得不好，讓天下人看到慈禧，國家領導人不尊重，所以對於儒釋道的信心慢慢就衰減了。到民國初年還有人講，但是沒有人真幹，西方學術到中國來了，崇尚於科學。真有些人，你看《國學治要》，編纂《國學治要》這些人很了不起，這些都是聖賢君子，知道問題嚴重，編這套書。這套書是《四庫全書》的鑰匙，《四庫》那麼多從哪裡看起？商務印了《四庫全書》，我買一套是最後的一套。我問商務印書館你印多少套？他說印三百套，我買的是最後一套。所以總經理跟我談了很多關於《四庫全書》的事情，這怎麼做法？我那個時候的想法跟唐太宗編《群書治要》是一個想法，完全相同，就是找一些教授，教文史的教授，他們退休了，請他們來看《四庫全書》，把裡頭的精華，關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現前社會迫切需要的東西，把它抄出來編成一部書。這個我們才能真正受到老祖宗的恩惠，要不然怎麼辦？都散在這些書裡頭到哪去找？

沒有想到唐太宗已經替我們做了前半部的工作，在他之前從三皇五帝到晉朝這二千五百年，在經、史、子（集他不選，集是文章），在這個裡面選擇真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這些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經驗、成果，他要這個東西，讓魏徵帶著一批人去查，編成這一套五十萬字的《群書治要》。我對這部書有印象，我是看到世界書局有一部《諸子治要》，這個書我讀過，我知道這個書是《群書治要》最後的一部分，子部的一部分。關於經、關於史那還有三十卷在前面，這個書就沒見過，到處打聽沒有人知道。連商務印書館，最初是他們印的，他們也不知道。將近一百年了，沒有人知道。我是偶然在講經提到這個事情，大概大陸上那邊就有同修聽到了，我說這祖宗加持，三寶庇佑，居然找到兩部書送給我這來。我一看這個書是真的，而且什麼？送到我這裡有一部是新的，沒有人看過，紙已經很黃了，而且很舊了，但是字都很完整，沒有損壞。我趕緊找世界書局印一萬套，分送全世界各個大學圖書館收藏。這是什麼？東西不會再遺失了，這真正是寶！

沒有想到這樁事情，出現一個很意外的，世界書局的樣書寄到澳洲，前年三月我在澳洲，我們把這套書展出來，大家在這裡欣賞，有八、九個人。突然當中悟忍法師的妹妹一下跪在地上，我是李世民。這李世民來了，我們都驚嚇一跳，趕快請他坐，他不肯坐，就一直跪在地下講話。他從地獄出來，怎麼出來的？就是因為印這本書出來的。我們沒想到，印這本書的功德他能夠離開地獄。告訴我們，這部書將來可以救全世界。我相信他的話不是假的。怎麼墮地獄？殺人太多。開國的時候，隋朝亂，社會動亂，想爭取政權的人很多，唐太宗是一個一個把他們打敗，最後他的爸爸做了皇帝。爸爸做了九年讓位給他，爸爸做太上皇，那一年他二十八歲。二十八歲實在講沒念過什麼書，十六歲就出來打仗，他哪有時間念書？

所以這人很聰明，想到要治理這麼大的國家，要智慧、要方法、要經驗。到哪裡找？古人這去找去，蒐集古籍編成這套書。這套書就是唐代治國的寶典。

唐滅了之後，這部書就流到日本去了。唐朝時候，日本、韓國、越南在中國留學的人很多很多，把這書帶走了。那個時候還沒有印刷術，都是手抄本，分量應該不多，所以被他們帶走了，這個書在中國失傳了。所以我們在《唐書》、《藝文志》、《宋史》裡面，都沒有看到這個書的名字。一直到清朝嘉慶登基的時候，日本對中國皇上進貢，禮品裡頭有這部書，才知道。一直到清朝晚年，從日本流入中國這部書不超過十套，所以很少人知道，更少人能夠看到。這麼好的東西，真疏忽了！所以我們看到這個，無意當中又發現到《國學治要》。《國學治要》大概是絕版，可能沒有了，所以這個我們統統印成一萬套，目的保存，永遠不要失傳。現在《群書治要》，我知道中共那邊已經在黨校裡頭列入正式的教材了，好事情！

我把這個事情告訴一些國家的領導人，個個歡喜，都希望趕快翻成英文給他們看，他們著急。那麼大的一部書翻到哪一年才能搞成功？他們來找我，我也就想了一個方法，從《群書治要》再去選擇，選擇最好的，對現前社會馬上就能夠生效果的，選三百六十段。三百六十是個圓，圓滿，這三百六十段，《群書治要360》，我就讓蔡老師他們這班人去編這個書。第一本編出來了，我告訴他們一年編一部，把它翻成外國文，這部書編出來要注音、要註解、要翻成白話文，這批老師在那裡做這個工作，非常非常難得！

我們很感謝馬來西亞這兩位領導人，前首相馬哈迪長老，我們算是非常好的朋友，現任的納吉首相，熱心支持。所以我們湯池那裡結束之後，一批老師大概有二十個人在馬來西亞，在那邊我們想

建立一個漢學院，馬來西亞漢學院，受到這兩位首相的愛戴、支持。這個也有原因，當時湯池在辦學的時候，馬來西亞曾經派了五百多位校長跟老師到湯池學習，學習的時間到四個多月，時間不短，所以他們對於湯池中心學習的課程跟方法都非常熱愛。湯池關閉，這批人來找我，說不關閉行不行？我說不行，佛門弟子決定服從國家的命令，讓我們關閉我們就應該聽話。他說搬家行嗎？我說搬哪去？他說馬來西亞。我說馬來西亞行嗎？他們就向馬來西亞教育部去交涉，沒有想到兩個星期就批准了。教育部長跟我見面的時候一見如故，馬來人。非常歡喜，一見如故，見面第一天，他就說他要做我的學生，所以這個緣成熟了。馬來西亞有華僑六百萬人，華僑子弟在學校念書的也有六十萬人，有一千多個華校，就是華僑的小學，華人辦的，六十一個中學，所以那個地方確實是可以做中國傳統文化的工作。

所以我跟納吉首相談，我說中國傳統文化在這個地方辦漢學院很有意義，因為在過去講漢學是歐洲，倫敦是中心。我兩次去訪問牛津大學、劍橋跟倫敦大學，跟他們漢學院的學生交流，跟他們的教授舉行座談，非常歡喜。但是歐洲的漢學跟我們以前所聽到的不一樣，也衰了。我在跟他們交流當中，我順便向他們請教，我說是你們英國人說的，湯恩比教授，這個人太出名了，提起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。我說湯恩比博士說，「解決二十一世紀社會問題，只有中國孔孟學說跟大乘佛法」。我說你們相不相信他的話？我問他們，這些人面孔對著我笑不說話，笑了半天，還是沒有聲音。我就反問一句，是不是湯恩比博士講錯了？他們也更笑，也不說話。我說你們很聰明，既不反對也不贊成。我說那就聽聽我的看法，我說湯恩比的話沒說錯，你們是研究漢學的，所以我不問別人，問你們，你們是內行，都是拿中國儒釋道經典去寫博士論文的。所以我也是



順便問他，你們學中國的古文，能讀古文，能看得懂中國古註，我非常佩服，你們學了多少年？三年。不難！

這大概在三十年前，我還在台灣的時候，還沒有出國，美國紐約是哪個大學，也是很著名的大學，跟台大交換學生，到台灣來做研究工作。她是專學《華嚴經》的，能看懂清涼大師的註解，我們正好講《華嚴經》，所以她到我們景美圖書館住了四個月，是她鼓勵我到美國去的。她說美國的佛教密宗跟禪宗很興盛，在美國很流行，美國沒有人學淨土。她說法師，只有你可以把淨土宗傳到美國。所以我也就這麼一個緣分到美國去，也受她的鼓勵。

實際上，一個出家人能夠走遍全世界的緣分不多，能走向聯合國更少。什麼原因？我想了很久，有人問我，我突然想起來，偶然一個機會，台灣大學成立第一個佛學社，大專學生學佛，晨曦社。領導晨曦社的是周宣德老居士，是台大的教授周宣德先生。周老師跟我們李老師，李炳南老師，非常好的朋友，而且都學佛，都是印光大師那皈依的。所以他到台中去看李老師，那天我也在座，跟李老師談起晨曦社，大專學生開始學佛了。李老師高興得不得了，太好了，佛教不是迷信，你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來學了。會散了之後，周老師回台北，我就告訴李老師，我說老師，未必是一樁好事！李老師把眼睛瞪著我，怎麼不是好事？我說萬一他們學了有偏差的，不是真正的正法，將來誰能夠把他們糾正過來？李老師聽到我這句話之後，感到很嚴重，這個的確是問題。他就問我那怎麼辦？我就給他建議，我們慈光圖書館辦大專講座，我們也召集一批大學生，可以辯論，他們是同等的一個階層。所以這樣就每個星期天，慈光圖書館辦大專講座，台中附近的大專學校；寒暑假就開對全省的，各個不同地區的人，十四天，就是兩個星期到四個星期集中來培訓，辦得很有成就，辦了幾十屆。所以這些學生我都認識，天天

跟他們在一起上課，都認識了。

以後我到台北來，台北道安法師在中國佛教會辦中國佛教會大專佛學講座，請我做總主講，我教了四年，那個時候學生最多八百多人，所以也有幾千人，這些人跟我熟了。畢業之後，這些人到全世界各國去留學，這就是我在全世界的本錢。我一出國他們都知道，每個地方都邀請，所以每個地方都請你去。我知道在外國生活不容易，生活水平很高，所以我告訴他們，請我只要給我付往返機票、交通工具、吃住，我不收供養，減輕他們的負擔。大家給我供養，我都送給他們，他們都組織小型的念佛會、佛教會這一類組織，以後就都用淨宗學會。這樣跟全世界就有緣分！你看如果周宣德不到那裡去遇到李老師，我沒有聽到，這個緣就沒有了，就這麼一句話、一個念頭結了這個緣。

這個緣慢慢的就延伸。我在新加坡住了三年半，在新加坡團結新加坡九個不同的宗教，做得非常成功。當時曾士生部長跟我在一起吃飯，問我新加坡有個宗教聯誼會五十年了，有名無實，每年這宗教聯誼會在一塊吃一次飯，以後就不相往來，一年一次。我到那裡去把它搞得很熱鬧，當時的總統王鼎昌非常歡喜，夫婦兩個都好，跟我見過好幾次面，對這個事情非常支持。有一天早餐會議，他請各宗教這些主持、領導人，跟總統在一起早餐。就跟他們說，你們這個會五十年了，都沒搞得起來，現在從外頭來了個淨空法師，把你們真正連起來了，大家都要向淨空法師學習。這是當時王總統的話。所以曾士生部長就問我，你用什麼方法把這些宗教團結起來？我說這是佛教給我的。佛有這個方法？是！佛法裡叫四攝法。什麼叫四攝法？公共關係法。他就懂了！人與人之間交際的方法，這個方法用在家庭，一家和睦；用在一個團體，團體決定興旺。人與人之間心胸要拓開，真的要看作一家人。所以新加坡的九個宗教變

成兄弟姐妹一樣，真正互助合作。

這個做法，消息就傳到澳洲去了，澳洲的移民部長知道這個事情，就非常希望我到澳洲去，幫助他團結宗教、團結族群，去幹這個事情。給我一個特別簽證，我的簽證是在香港辦的，在香港領事館。部長打電話給領事，我的案件兩個星期要拿到，所以他就很生氣，你們用什麼手段讓我的上司來壓我？他很不服氣。他還是遵辦了，兩個禮拜通知我，我們不是在櫃檯上辦的，在他辦公室親自交給我，告訴我，澳洲這種簽證，亞洲人他說法師你是第一個。對我非常禮遇，這是什麼？這個是在新加坡團結九大宗教，這個聲音吹到澳洲去了。部長，移民部長他一個人是兩個部長，另外一個是多元文化部，那就是搞宗教團結這個事情，所以他是兩個部長。而且這個部長聽說做了二十多年，總理換了好多次，他的位置沒有換，現在大概退休了，年歲太大了。

所以澳洲的緣是這麼結的。到澳洲之後，到澳洲非常禮遇，跟聯邦政府關係好，地方政府關係也好。澳洲確實他很聰明，他把團結宗教，團結族群這個工作讓大學去執行，這個很難得。大學是公平的，不會偏於哪個族群，也不會偏於哪個宗教，這是很高明的一種方法。我到澳洲去就跟大學發生關係了，因為活動都在大學裡頭，所以跟這些校長認識了。格里菲斯大學校長，也是有一天我們在一起吃飯，他問我，他說法師你講經四十三年（十幾年前，今年是五十四年，十一年前），他說有沒有遇到問題你不能解答的？問這麼一個問題。我說好像沒有，他說那你真的是個好校長，就這麼一下決定了，學校送博士學位給我，送教授的名義給我。我說這個東西我用不上，沒有用，我說不需要，他說你一定要。我說為什麼？他說希望你能夠代表學校、代表澳洲參加聯合國的和平會議，你的很多這些理念真的能幫得上忙，他說現在大家都沒想到。因為這個

我就接受了。所以我在那邊往來密切的昆士蘭大學、格里菲斯大學、南昆大，學校都聘請我做教授。以後年歲太大了，還不讓我離開，給我榮譽教授。榮譽教授，學校的老教授，對學校有貢獻的，給榮譽教授。

這麼一個機會就把我搞到聯合國去了，這個出家人到聯合國，從來沒有過的。而且在聯合國確實有很大的影響，一直到現在他們對我還念念不忘，三個月之前還託訊息給我，希望我再去辦個活動。我就想了，上一次活動，我有湯池這個成就在大會報告，現在叫我去沒東西。沒有想到圖文巴這個城市，他們宗教聯誼起來了，十多個宗教。圖文巴這個小城，居民十萬人，有八十個族群。你看十萬人八十個族群，一百多種語言，真正是多元文化。十多個宗教，這些宗教領袖，這是一個城市裡面的，他們團結起來，告訴我，希望把圖文巴造成一個全球多元文化模範中心。這個太好了！這樁事情，我去年我們淨宗學院成立十週年紀念，邀請他們參加這個活動，我在活動裡頭曾經提出這個建議，沒有想到現在大家真幹。市長非常熱心，還有昆士蘭州警察總署署長也熱心支持，都參加這個活動。我就同意了，我說好，如果你們真幹，澳洲我每年來三次。為什麼來三次？我要求他們，你們的活動四個月舉行一個研究討論會，四個月當中你們每個宗教對社會做了些什麼工作，大家在一起集思廣益，講經的活動、祈禱的活動、慈善的活動，你們四個月把你們的成績拿出來做報告。我希望每一個宗教都要回歸教育，一定要講經教學，不講經教學，人家說你是迷信。你說祈禱有效，災難我一祈禱，災難沒有了，人家說你胡造謠言，根本沒有災難，你們妖言惑眾。一定要教！

所以我告訴他們，你看看當年創教的這些人，釋迦牟尼佛講經教學四十九年，最長的；耶穌三年，被人害死了；摩西也有二、三

十年；穆罕默德二十七年。哪一個不講經教學？你翻開它的經典，都是他們講的。我說今天很多人不相信宗教，為什麼？我們把教育丟掉了，光去搞這些祈禱，搞這些東西，我們經懺佛事都屬於祈禱。沒有教育做基礎，人家不能相信、不能接受，有效果也不會接受。我說時代不一樣了，趕緊回歸教育。所以我讓他們不但要把自己的經讀好、講好，還要學習別的宗教經典，才能夠充實自己、提升自己。

西方極樂世界，所以我們真的要跟阿彌陀佛學，西方極樂世界怎麼來的？不是阿彌陀佛打妄想來的，四十八願不是自己想法出來的，不是！他只有一個願望，這是悲心，希望幫助一切諸佛剎土裡頭的六道眾生。六道眾生太苦了！如何能夠幫助他們早早脫離苦海，能夠成就佛道？他就這麼一個願。這就是四弘誓願頭一條，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。他請教世間自在王佛，是他的老師，他老師怎麼教他的？教他去參訪一切諸佛剎土，你去看，到一切諸佛剎土看，好的你就取來，不好的就捨棄。所以極樂世界四十八願是他五劫這麼長的時間去參訪，那是總結，都是事實總結出來的，這個方法我們要學。那我們要想我們的宗教成為世界宗教第一，所有宗教我都要接觸，長處我都學，短處我都不要，我不就變成第一了嗎？那你們要不肯學，光搞自己的不肯學別人的，你永遠在下面，你提不上來。佛法跟你講理的，不是在家裡自己去閉門造車，那造不出來的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介紹阿彌陀佛，我們真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要向阿彌陀佛學，真高明！

所以唐太宗說佛教可以治國，他當年不知道，靠武力殺那麼多人，墮地獄。今天我們是知道了。我學佛跟方老師，跟他學哲學，佛學是最後一堂課，最後一個單元佛經哲學。他老人家給我介紹，他的原話是這麼說的，「釋迦牟尼」，他沒有說佛，「釋迦牟尼是

全世界最偉大的哲學家」，他這麼看法的，我們從來沒聽說過，「佛經哲學是全世界哲學最高峰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」。我才接受，接受搞了六十年。同一年，我認識章嘉大師，章嘉大師勸我不要做官。我說為什麼？他說你做官沒有問題，你是個好官，你的底下手下貪贓枉法，你怎麼辦？這一句話真把我嚇到了，自己保自己沒有問題，保別人保不住，真的提醒了。我說那怎麼辦？他勸我出家，要我學釋迦牟尼佛，指定兩部書叫我去看，《釋迦譜》跟《釋迦方誌》。這是釋迦牟尼佛傳記，唐朝人寫的，也是會集的本子，從經典裡面關於釋迦牟尼佛的這些事蹟抄在一起。我接受了。大師實在講太慈悲了，是我一生認識的人當中，真的第一個人。佛經上說，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」，我從他身上看到了，行住坐臥都在定中，這個令人欽佩。對我非常愛護，他老人家自己很感嘆，因為他的地位，沒有人敢親近他。他說其實他是很希望、喜歡教人，沒有人敢在他面前提問題，沒有人敢親近他，太高了。我們有這麼一個緣分，所以就特別愛護。他大我三十九歲，祖父輩的人，把我們看作孫子看待，非常愛護。所以我很聽話，我就走這條路。

釋迦牟尼佛三十歲開悟，開悟之後就講經教學，教一輩子。所以你真正了解之後，你就曉得佛教不是宗教。宗教裡頭最重要的一個，有一個主宰的神，有一個造物主；佛教沒有，佛教沒有造物主，沒有一個主宰的神。可是現在佛教變成宗教了，大家把佛菩薩當作神明看待，這是冤枉，這搞錯了，這個錯誤沒好處。一定要曉得，佛陀、菩薩、羅漢、辟支佛都是佛教學位的名稱。佛陀是第一個，最高的學位，好像學校的博士，菩薩是第二個學位，阿羅漢是第三個學位，學位的名稱。所以佛門說一切眾生都可以作佛，每一個人都可以拿到博士學位。別的宗教有上帝，佛教裡頭沒有，不能說每個人都做上帝，每個人都做博士沒有問題，所以它是學位的名稱

。它真的是教育，你得搞通之後，你就了解，它是多元文化社會教育。釋迦牟尼佛教學不分國籍、不分族群，也不分宗教信仰，只要你肯學，他就真教你。跟釋迦牟尼佛求什麼？智慧。

現在在我們這個世界上，佛教有六種形式，要認識清楚。第一個釋迦牟尼佛多元文化的社會教育，這第一個，現在很少，幾乎看不到。第二個是宗教的佛教，它變成宗教了，把佛當作神、當作上帝這樣去拜，這個錯了，變成宗教。第三個變成學術。大學裡頭開課，我在文化大學教了五年。我們方老師在台灣大學晚年全講佛學，講大單元，他講過大乘佛學，在台大，講過好像是魏晉佛學，那都是大單元，差不多要講一、二個學期，晚年退休了，在輔仁大學講華嚴哲學。學術，學術的佛教。現在歐洲，我們去看漢學系，是學術的佛教，那都不是真的，把它當作一種世間學術去研究、當作哲學去研究，不能夠身體力行，自己沒有用在身心上，真實利益沒有得到。現在新興的佛教還有企業的佛教，把寺廟當作開店一樣、公司一樣，全世界到處都有分店，大企業家，企業的佛教。在中國大陸有觀光旅遊的佛教。最後一個邪教的佛教。六種，這分為六種。你學佛你學哪一種？得搞清楚，要搞明白，這是我們不能不知道的。

現在我晚年，我常常提倡到的，中國老祖宗的教學、佛陀的教學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。我因為沒道場，到處人家請，要我講什麼就講什麼，所以講了幾十部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現在晚年很難得，香港有個老居士把他的家送給我，很理想。家不太大，但是環境非常美，很大的院子，房子很小，院子很大，我都種了菜。所以我就定居在香港，專講《無量壽經》。我六十年的學習，我自己肯定《無量壽經》是佛法裡的第一經，真正能夠救自己、救家庭、救社會、救國家、救世界，就是這部《無量壽經》。我的講演現在一天

四個小時，一年講一部，標準的時間一千二百個小時，就是要講三百天，每一天四小時，要講足三百天。我活多少年就講多少遍，我不換別的了，一門深入，給大家做個表法。每一個人如果說是學一樣東西學十年，他就是世界上頂尖的人物，為什麼？別人搞不過他，他熟透了，熟透了就變成自己的，這比什麼都重要。所以大家要學教，學中國傳統文化，只學一樣，不能搞太多，搞太多學不成功。

《群書治要》一共是六十五種書籍裡面選出來的，如果有六十五個人，每個人專攻一部原典，那現在國家就有六十五個頂尖的漢學家，這個國家能不興嗎？這個國家能不帶動全世界嗎？台灣能不能找到六十五個人？我相信可以找到的，六十五個人每個人專攻一部，十年之後是世界上頂尖，領導全世界。希望大家做！你們這年輕人很多，要發憤，十年專攻一部。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謝謝大家。